

當代晃遊者的 臆造世界

談林宏信的繪畫近作

文 | 陳貽怡 圖 | 尊彩藝術中心



林宏信《城市盤旋》，油彩、丙烯、畫布，200F，2012。

林宏信是年輕一代藝術家，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位。只消走進他所營造的繪畫世界裡，就能立即感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矛盾氛圍。一律缺乏色彩，一律極端寫實，或許可稱之為照像寫實，都有著黑白照片的陰鬱、歷史的沉重和存在式的獨白，令人禁不住陷溺其中，努力思索這些圖像的邏輯和意義。

林宏信是居住於台北的雲林人，根據他的自述，林宏信想要採取一種匿名旁觀的姿態，「對這城市進行觀望、體驗、幻想、晃蕩」，甚至是某種藉以脫離現實的「自溺」。所以他借用了一個誕生自波特萊爾，活躍於班雅明筆下的角色「晃遊者」(Flâneur)，作為他整個繪畫創作的核心。

「晃遊者」(Flâneur)是一個法文字，盛行於浪漫主義時期的法國，通常被法國人理解為在街上閒逛、遊手好閒、散步的人。但晃遊者不是一個普通的行人，而是一位生活優渥、穿著入時、閒逛於巴黎拱廊商店街(arcade)的人物。

眼睛

班雅明對晃遊者的研究受益於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(Georg Simmel)，並在〈晃遊者〉一文中加以引用：「看得到而聽不到的人，比聽得到而看不到的人更不安，這裡包含著大城市社會學特有的東西；大城市中的人際關係明顯表現在與眼睛相關的活動，而非與耳朵相關的活動」。這樣的情形對於今日的我們很容易理解，清晨的捷運車廂中少有人交談，更有甚者，低頭族

只專注於一己的世界。

林宏信顯然對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有極細緻的處理。只需觀看林宏信的「晃遊者」系列三連作《夜的女王》、《潛行》和《獨綻》，即可透過人物的眼神，窺知人物心緒的複雜。我們無法知道他們是否在聽，但緊閉的雙唇顯然無意對話。然而他們究竟在看些什麼？「Map」系列中的人物被囚禁於電子板迷宮，像怪物般多出了幾隻眼睛，但似乎並未增加他們的視力，渙散的眼神，失去的瞳孔，使他們視而不見。

林宏信畫作中經常出現緊閉的雙眼，或被墨鏡、眼罩遮蔽的眼睛，令人聯想到十九世紀末象徵主義畫家圈子中出現的熱門題材：羅賽提(Dante Gabriel Rossetti)的《Beata Beatrix》、牟侯(Gustave Moreau)或德維勒(Jean Delville)的《奧菲》(Orphée)、布依·德·喬凡納(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)的《冥思》(Recueillement)、魯東(Odilon Redon)的《闔眼》(Yeux clos)，無不刻意呈現緊閉的雙眼。

關閉的眼睛就是一扇關閉的窗戶，容許我們向世界關閉，進入自我，在此區隔出隱晦與清晰、想像與真實、精神與物質、感性與理性，簡言之，內部與外部。

城市

一座城市對漫步其中的人而言，究竟是內部還是外部？班雅明在〈晃遊者〉一文中提及十九世紀人們對城市的廣泛興趣，甚至興起一種新的文學種類「生理學」(physiology)，城市的每個角落都被扮演生理學家的

作家們仔細描繪，形成所謂的城市生理學，但晃遊者不是呆板無聊的城市生理學家，他顯然超越了對城市面貌的忠實描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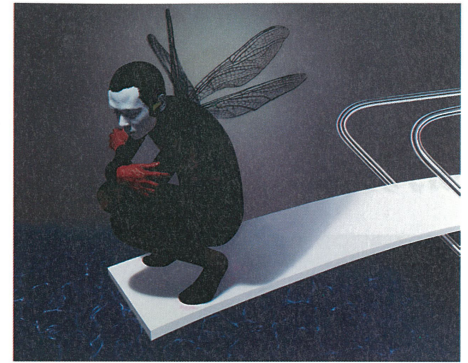
當時對超現實主義興致正高昂的班雅明，為晃遊者佈置的城市場景既是內部也是外部：「晃遊者不經意的眼睛，與偵探刻意的凝視。」能將城市橫互於虛構的人物面前，既荒涼又迷人，像一個房間一樣地包圍他們，既安全又壓迫。十九世紀巴黎的拱廊商街就是這樣的一種空間，而班雅明在寫〈巴黎拱廊〉時似乎有意將它變成變幻無常(phantasmagorical)的超現實主義空間。

林宏信的作品中充滿了的城市意象，我認為是一種帶著超現實主義味道的，人格化了城市意象。他的目的不在記錄與描述城市的風景，而是想化身為晃遊者在台北街頭漫步，被城市的氛圍鋪天蓋地、既內且外地包圍住。城市中的人群、高樓大廈、遊樂設施、或化身為妝點人物的配件，或成為襯墊人物的輕薄、扁平的背景，沾染了人物的情緒，或成為某種用以述說故事的隱喻。但它絕對不只是配件或背景，城市才是主角。林宏信在某種程度上也否定了生理學家式的城市描摹，而是在這既內且外的空間中，訴說著城市氛圍中的內心故事。

日常神話(Mythologies quotidiennes)

城市的故事每天都由居住於城市中的人上演著，晃遊者以慧眼觀察，以畫筆道出，像林宏信一般把那些蝸居的人、吞藥丸的人、夢想著願望實現的人一一速寫而出。

林宏信的作品在作法上較接近1960年代被統稱為「敘事性具象」的法國畫家們，如翰西亞克(Rancillac)、雅猶(Emile Aillaud)、貴柯(Henri Cueco)、克拉森(Peter Klasen)、赫卡卡提




林宏信《迴身之地I》，油彩、丙烯、畫布，182×227cm (150F)，2012。

(Antonio Recalcati)等。這群藝術家以精細的具象繪畫作為對抗前衛藝術的策略，使用大量的平塗，應用投影機投影於畫布上直描。以一種結構複雜的開放性敘事，向同樣處理大眾文化與消費社會的普普宣戰，企圖透過藝術與真實的行動介入政治與社會改革。

我認為林宏信在面對當代人的生活處境時，成功的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敘事手法：結合由日常生活轉化而來的複雜敘事元素、令人焦慮的氛圍、尖銳的主題，以視覺傳達的方式處理背景與細節，以影像的方式處理人物，使繪畫出來的場景呈現一種既夢幻又真實的「脫節」(décaler)效果，開啟了觀眾新的觀看經驗，建造了一座神經質的當代生活迷宮，書寫了一部當代日常生活的史詩或神話。

今日的藝術會對明日的世界產生什麼影響？

林宏信所處的時代不是十九世紀的巴黎，而是二十一世紀的台北，但卻自詡為晃遊者，應該是想要成為一位當代晃遊者。他的作品可以是一種批判當代生活，並揭露其真實面目的工具，如此一來，畫家的任務就應該是神話與史詩的創造者，他肩負著人類世界的悲劇。(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十大學當代藝術史博士、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所副教授) 



林宏信《迴身之地II》，油彩、丙烯、畫布，182×227cm (150F)，2012。

「迴身之地」林宏信個展

展覽期間：2012.12.08. Sat.~12.30. Sun.

開幕茶會：2012.12.08. Sat. pm 3:00

地點：尊彩藝術中心(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66號)

洽詢：02-27971100